

2022年9月21日

编辑：卢瑾

一个醒目的“门面” ——散议《云冈石窟的考古学研究》的出版

朱丹枫

云冈石窟，原名武州山石窟寺，明代改称。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水经注·澗水》记载：“武州川水又东南流，水侧有石，祇垣舍并诸窟室，比丘尼所居也。其水又东转迳灵岩南，凿石开山，因岩结构，真容巨壮，世法所稀，山堂水殿，烟寺相望，林渊锦镜，缀目新眺。”非常生动的情景文字，点出这座作为北魏建都平城（今山西大同）时期的大型石窟寺文化遗存。

云冈石窟一改葱岭以东石窟寺泥塑、壁画、木雕为主的艺术模式，直接比照印度大型石窟建筑，在东方首次营造出气势磅礴的全石雕性质的佛教石窟群，形象地记录了佛教东传在中国世俗化、民族化的过程，它的出现具有划时代意义。

云冈石窟，自20世纪初日本学者伊东忠太首次运用比较学原理对云冈石窟进行了系统研究，使云冈石窟引起了世人的关注并开启了云冈百年研究之路后；中国学者、史学泰斗陈垣也首开国内研究云冈石窟之风；建筑大师梁思成、林徽因、刘敦桢等第一次从建筑角度研究了云冈石刻价值；尤其是宿白先生的两篇重磅论文《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校注》（1956年）、《云冈石窟分期试论》（1978年），根据考古学原理对云冈石窟的分期及其艺术特点、历史背景作了全面的阐述。前篇标志着云冈研究的一个崭新时代的来临，后篇从文献与考古实际相结合做出的结论，对日本学者的云冈分期方法提出了挑战，引起了日本学者的高度重视。其后，宿白先生又发表《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的发现与研究——与日本长广敏雄教授讨论有关云冈石窟的某些问题》（1982年），答复了日本学者的质疑，而后又通过《平城实力的集聚和“云冈模式”的形成与发展》等多篇文章进一步阐释了自己的观点，对北魏平城与佛教的发展进行了全面的探讨。与日本学者经过10多年的质疑、辩证、研究，致使日本学者长广敏雄在《中国石窟》中承认：“从文献学角度出发，宿白教授的推论当无疑，因而分期论也是符合逻辑的，作为‘宿白

说’，我现在承认这种分期论。”这场中外学者之间的论战，将云冈石窟的研究全面纳入历史考古学的轨道，厘清了云冈石窟的历史沿革与艺术脉络，改变了世人云冈石窟在中国，“云冈学在日本”的看法。至此，掀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云冈研究热潮。

此后，中日两国在考古学方面既有交流又各有所长，中国学者的云冈研究成果不断涌现，日本学者对云冈石窟的研究依旧令人瞩目，双方不断为云冈石窟研究注入新鲜血液，使研究云冈石窟的研究工作朝着长效化、良性化、国际化方向蓬勃发展。尤其是中日合作出版的两册《中国石窟·云冈石窟》，成为两国合作研究云冈石窟的肇始之作。

日本考古学家冈村秀典研究云冈石窟的专著——《云冈石窟的考古学研究》，是作者参照中日两国已取得的研究成果，结合近年中国的考古新发现，综合运用类型学、图像学和空间分析的研究方法，对云冈石窟主要洞窟的具体年代、信仰内容及其源流、窟内尊像配置所体现的观念、北魏时代武周山石窟寺全景的复原等做了深入细致的考证分析。

倘若说著名的曇曜五窟（开凿于公元五世纪中叶），如今看来更像是欧亚文明在平城（北魏都城）的第一次“国际峰会”。无论是印度圣贤、希腊国王、罗马英雄、波斯帝王，还是汉朝帝王将相，都以佛教的名义共聚武周山下，那次“峰会”的东道主正是北魏王朝。

而这本凝结中日学者、译者、出版人、荐书者心血的《云冈石窟的考古学研究》问世，可谓又一次“国际峰会”，他们都以云冈石窟的名义集聚四川成都“盐道街3号”，而这次峰会的担纲者是四川人民出版社。

作者冈村秀典，是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教授、所长，师从樋口隆康、林巴奈夫教授，受宿白、邹衡、卢伟超等先生的熏陶，主要研究中国考古学，为日本极具影响力的考古学家。又因工作原因得以亲手整理、翻阅大量保存在京大人文学研究所

的珍贵资料。云冈石窟的文物，不乏因文保需要限制参观甚至因自然风化或人为破坏早已不复存在的，仅仅能在高质量的考察图片中得窥一二风貌。冈村秀典先生的研究，展示了从日本学术界角度对中国云冈石窟考古学研究的关注。

近年来，考古文博领域在国内逐渐受关注，海外具有影响力的汉学家的中国考古学术成果已经成为出版界较为关注的领域。作者对收藏于日本京大人文学研究所的长广敏雄原的报告了如指掌，更是在行文中不断提及并指正从宿白的研究到杭侃等中国学者文章中的观点。作者讨论石窟的开凿年代与分期、主要造像的题材时，兼具历史学的视野，考证精湛。

纵览全书，资料丰赡，论证严谨，条理缜密，梳理缜密；要言不烦、结构恰当、文笔流畅。作者从多个角度多方位详细论述了云冈石窟的历史源流和宗教、建筑、文化、艺术、田野调查等的发展历程。对许多专题的论证，不但引经据典，注意史书方志文献资料的使用，竟达百余种之多，如《魏书·释老志》“马识善人”的典故……从细节比到整体空间，从宏观年代到微观图像，以通俗的语言讲述了云冈石窟的前世今生，庖丁解牛般酣畅淋漓，纵横捭阖中精辟独到。一改许多学术著作佶屈聱牙，艰涩难懂。全书多达200余幅的图片，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印证了云冈石窟多姿多彩的面貌和发展脉络。这些图片资料，是本书的精华之一，与正文的论述交相辉映，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本书的翻译态度严谨，做到了信达雅。译文披沙拣金、举要删芜，较全面、客观、准确地再现了原著精要。译者徐小淑博士，从事日语教学和翻译工作多年，是山西大同大学日语系讲师，对坐落于大同的世界文化遗产——云冈石窟具有独特而浓厚的感情。他关注与云冈石窟有关的学术前沿，对日本京都大学的考古学教授冈村秀典多有了解、早仰其名。留日期间，他辗转与冈村秀典先生相识，并最终获认可翻译其学术代表作《云冈石窟的考古学研

究》，选题被纳入2018年度山西省留学回国人员科技活动择优资助项目“20世纪下半叶云冈石窟日文献整理研究”。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杭侃教授作为云冈石窟研究权威专家，云冈研究院首任院长，对国内外关于云冈石窟的研究现状了然于胸，他认为这本书是日本学术界对云冈石窟研究的最新、最重要研究成果。因此，本书的出版受到了他的高度关注与鼓励，欣然成为了推荐人。另外，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考古学家李裕群也特意撰写了推荐信。

《云冈石窟的考古学研究》是比较抽象的学术专著，2021年9月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接到译稿后，四川人民出版社组织具备日语专业能力和文献学、考古学学术背景的编辑团队、专家外审团队，对稿件质量严格把关，高质量完成了编校出版工作。

书籍是一个完美的整体，从插图、封面、题字、装饰、版式、标点，直到纸张、装订、书边裁切都需要非常细心考究。图书出版，内容当然是硬核，但如何使优质内容能够更广泛地吸引到读者，封面设计也是不容忽视的关键。

设计师张迪茗和编辑团队重视整体设计，反复沟通，在海量的书籍中细细寻找灵感。几经考量，最终决定在封面取云冈第9窟明窗西壁骑象菩萨像为主体，组合第11窟明窗西侧佛龛，再采第5窟窟门东侧的菩提树组合书中重点论及的鸟形装饰纹样作为封底，腰封则以云冈石窟分布图装饰，融合了印度—犍陀罗风格的艺术理念，洒脱而有法度。

《云冈石窟的考古学研究》一书，除了本身的学术、历史、宗教、艺术、文化价值外，图书的整体书籍艺术设计是引人注目和值得称道的。书籍设计理念的新颖、独特，装帧形式的古朴、典雅，是一本具有丰富表情的身，文字、图片、纸张、工艺语言集于一身，与书籍整体凝聚在厚重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古典艺术美，较好地把握了纸质载体承载信息的多种手段，使书呈现多元的阅读感受。这是得到作者、译

者、读者以及学界高度认可的主要原因和决定性因素。

为了尽可能体现石窟的材质，设计师还选取了100克米色“大地之恋”系列封面纸，纸张具有土壁般的纹理，与封面设计元素搭配，材质与设计交融，给人以和谐、自然、古拙的审美体验。

这本学术图书以中西合璧的图文趣味、笔墨趣味、金石趣味，引人咀嚼，耐人寻味，发人深思。尤其是记载了1957年，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在北京，将一些云冈石窟的实测图纸送与到访的日本考古代表团，这是中日间与云冈石窟交流的令人感动的小插曲。遂使这本充盈着上乘的设计，“拿来主义”的思想，印制的精良图书，雍容大度，从容不迫，都对应着云冈石窟考古学研究的某一个段落，都是对云冈石窟精神面貌的独特贡献，成为“云岗学”研究出版中醒目的一个“门面”。

书的品质是由出版的品质决定的，而出版人的品质又最终决定着出版的品质。若想提高出版书的文化影响力，并拥有自身的文化品牌形象，应该重视书籍的装帧设计，通过外表设计充分的体现出书籍所具有的出版内涵，能够让读者阅读的时候充分的投入，感受到书籍的文化魅力，领悟到出版社的文化品质。近现代中国出版大家胡愈之说：“一本好书，应当是一件完整的艺术品。一本好书，一定是思想内容、文字插图、排版样式、封面装帧都是配合得很匀称、很恰当的，书的内容和形式要能求得一致，表达出本书的独特风格，这样才真正算得一本好书。”

这本书的问世，见证了四川人民出版社这群心怀理想、肩负使命、崇尚文化、志趣高洁、德才兼具的出版人，以高光的虔诚和热忱，自觉而清醒的出版追求，造就了诸如《马识途西南联大甲骨文笔记》等众多形态完美的学术著作的辉煌。他们提供的是文化价值，贡献的是精神力量，彰显的是文化自信。其德性泽被深远，其嘉言引人深省，其懿行足为称道。



与老树相拥

王国梁

有种现象很有意思，不知你注意到了没有。人们在见到一棵老树的时候，总喜欢走上前去，仰望着老树遮天蔽日的头颅，然后把身体贴近，与老树来个拥抱。尤其是那种需要几个人合抱的老树，经常会见到几个人先是抬头仰望，对视一笑后心照不宣地围拢过来，一起合抱。仿佛只有这种“零距离接触”，才能感受到老树的风华和气势。

老树在人们拥抱它的时候，也是慈眉善目的样子。它撑起一方天地，摇晃着枝枝叶叶，仿佛在回应人们的拥抱。我觉得老树是有情感的，它能察觉到人们的善意和喜爱，于是也亲昵地与人相拥。老树，就像宽厚仁慈的长者，历经风雨沧桑，尝尽悲欢离合，每一片叶子里都昭示着经历的光阴，每一条根须都储藏着久远的故事。老树隐忍而沉默，把所有故事化为无言，埋藏在深深浅浅的年轮里。我们想要读懂老树的语言，却总是接收到它抛来的一个又一个谜题。关于光阴，关于岁月，关于生命，关于天地，关于宇宙，老树以智者的姿态讲述生命生生不息的道理，阐释着世间万物的规律，或者无常。

面对老树，我们的姿态始终是仰望的。我们享受着老树的荫庇，也审视着这种比人生命更长久生灵。树比人活得更久，它们经历了我们所不能经历的漫长岁月，是不是比我们更加灵性和智慧？我想是的。一棵老树，几十年上百百年伫立于天地之间，感受着时光流逝，习惯了风霜雨雪。它亲身经历着沧海桑田的变化，却能够保留自己在这个世界的一席之地，不得不说不解之缘。树在地上的部分，为人们营造了一个绿色王国，成为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树在地下的部分，应该是一个更加庞大的王国，才能够年深日久地扎根于此。悠悠岁月，它经历过多少次冲击？风暴雷击、奇寒霜雪，极端恶劣的天气时不时来袭，可是它依旧坚韧地挺立于此。那些打不垮它的，终将使它更强大。我们愿意与一棵老树相拥，只为感受它博大深沉的气息，汲取它身上那种百折不挠的力量。

你与老树相拥过吗？粗糙的树皮里每一个褶皱里都是岁月的感怀。与它相拥的时候，你会觉得仿佛遇到了久违的故友，彼此的情谊在瞬间复苏。它依旧有你熟悉的气息，你依旧是它熟悉的模样。人与树，在这个世界上相互依赖，相互成全，共同打造美好的家园。老树世世代代与我们风雨同舟，我们世世代代与老树休戚与共。

与老树相拥，同岁月交谈。老树是我们行走在这个世界的一个驿站，我们愿意为一棵老树停下来，并且愿意拥抱它，把一腔赤诚和热爱奉献出来。

秋日独坐

屈梦媛

喜欢独坐某处，静享一段时光，任思绪飞扬，物我两忘。一年中，没有比秋日更适合独坐的时光了。

晨跑后，独坐于公园的长椅上小憩。秋日的天空澄澈如水，那浅浅的蓝色，如水墨浸染过天际，盈盈的，饱含深情地，铺满了辽阔而高远的天空。一行飞鸟扑棱掠过天际，为这水彩画般的天空增加了勃勃生机，添上一笔灵动。一阵清风拂过，衣袂翻动，似是这风在邀我细细感受大自然的秋意。

秋日尚浅，公园里人目仍是一派葱茏，有深浅浓淡、姿态各异的叶与果可供赏玩。忍冬依旧身披绿装，叶间偶尔还能发现一两朵迟开的花，不过那一串串缀在枝上的鲜红饱满的果子，倒比素雅的花儿更引人注目。海棠的枝叶已有些微微泛白，唯有叶间粉红的海棠果娇俏玲珑，颇为可喜。

独坐半晌，看花叶交替，感受季节变更，不禁想到人生亦是如此。生

老病死如花开花谢，叶凋后果成，是自然规律，循环往复。那一时的小小烦恼，在人生的四季里，又算得了什么呢？独坐于秋日的风物里，收获一份闲适，收获一份对生命的体悟。

秋日的阳光不似夏阳那般让人避之不及，明亮却不炽热，如同母亲的温柔抚摸。静坐书房，阳光透过玻璃，铺满整个书桌。沏一杯热热的红茶，沐浴在温和的阳光里，说不出的惬意和放松。端一杯清茶，看茶叶在杯中舒展、起舞，在这浮沉间释放出生命的真味。氤氲的蒸汽从杯里升腾、消融，茶香弥漫，满室芬芳。独坐于秋日的午后，一缕暖阳，一杯热茶便可收获片刻安宁、淡然，收获一种游离尘嚣的忘我。

我也爱在秋日微雨时独坐窗前，听雨声淅沥。秋雨是含蓄却有力，清冷又坚定的，恍若看透世态炎凉后淡然处之的声声叹息。在秋雨声中读诗词，感触要比平日更深些。在这秋雨中，在王维的“积雨空林烟火迟，蒸藜炊黍饷东菑”中想起儿时冒着雨回家，远远看到村里家家户户升起的炊烟时，心头涌起的暖意。在这秋雨中，在韦应物的“淮南秋雨夜，高斋闻雁来”里想到和他一样身处异乡时，被勾起无穷无尽的归家思绪。独坐于秋日的窗前，听雨、读诗，任思绪飘散，洗清烦躁，荡涤心灵，身心都被安谧笼罩着。

有人说独坐是美丽的寂寞，而秋日独坐，更是一种充满魅力的享受。在秋日里独坐，在秋风的轻拂中，或在秋月的清辉下，静享一段轻盈的时光，感受内心的自由与舒畅。

采莲 张成林 摄



战疫组诗

胡良荣

迎战疫情士出征，
骄阳似火更前行，
众人检测披星月，
终见朝晖照果城。

谁敢上前将剑舞，
红旗总是聚尖兵。

正与妖魔酣战时，
哪来闲眼赋新辞？
全员协力护家园，
入眼现场都是诗。

欣闻战疫捷报传，
早起霞光分外妍，
频频回首动心弦。

因疫初生战友情，
有人别后又新征，
相约清零击掌迎。

子夜忽闻滴雨声，
蒸人酷暑也终平，
莫非欲助除魔力，
应谢秋风送爽情。

独饮凭窗听雨声，
盖因窗外疫难平，
相期再战三天后，
定举金樽叙雅情。